

三江縣志

黃旭初題



卷之三

大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

三
水
江
縣
志

黃旭初題

纂修三江縣志十一卷民國三十
五年丙戌(一九四六)十一月鋟板



囑遺父國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現在革命尙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澈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纂修三江縣志序

三江自宋紹興十四年建縣以來，迄今八百餘載矣，志尙付之闕如，明清兩世，蘇朝陽廖蔚文林大宏三賢尹，雖先後有作，要皆略而未備，類多散而無存，民國二十二年，中央研究院有徵集縣志之令，省修志局有各縣采訪之使，于時唐任文佐、鄭任配天、暨邑紳覃卓吾梁家善龍澄波諸君，乃從事采輯，并以覃君卓吾爲編修主任，五閱寒暑，至二十七年而稿成，卒未出版，仍無以公諸衆，然細繹內容，諸欠翔實，有待於補充而鎔裁者，不一而足，亦未能遽付梨棗，三十二年七月，余奉命來典是邦，卽有志於斯，無如敵燄方張，徵兵籌餉，未遑其他，而予恩固無日不念茲在茲，三十三年十一月，當局以整個戰略關係，桂柳先後撤守，碩學通儒之疏散過此者，輒索閱縣志，恆苦無以應之，疆域百里，朝代五更，而其典章文物，竟無一卷帙以示人，邑人之恥歟，邑宰之責也，寧復任其闕如，而使三江終無聞於世乎，正物色大匠，適黨國先達監利姜實誠玉笙先生，由桂林蒞止，晉接良久，徐徵同意，而後禮請主其事，未幾，百壽名宿陳滌凡學澧先生自大羅至，因實誠先生介，並禮請而爲之輔，兩先生學博識宏，思精體大，余謬兼館長，叨陪究研，不八閱月，而十部完成，瘁矣二老，我獨貪天，幸也何如，媿也何如，斯志始於空前緊張之日，東蔽於最後勝利之時，凡縣屬八年來抗戰史蹟，都依現實，一一筆之於書，較之後來蒐索故紙，東塗西抹，而猶疑似莫衷者，則確鑿夥夥，全國千餘縣中，於此際而興此役者，恐亦不多，是則此志，不但爲本邑之先導，抑亦供全國各縣之前驅，三江，從此不後於人矣。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乙酉（一九四五）十二月十五日署理三江縣長魏任重謹序

序

吾邑舊志、殘闕久矣、近百餘年、殆可謂無志、優秀之士、學問之倫、能內究禹域、外窮六洲之政教風俗、而於鄉邑往事、或不能道、即耆宿多聞、苟非關心於輔政牖民、而能述先進以啓後進者、亦渺焉、文獻散佚、記聞綦難故也、以是自民二十二年以還、賢侯邦彥、始致力於此、覃卓吾諸君子、因舊志采訪所及而草創之、未備也、內容之補充、文義之鎔裁、均有待於賢者、歷八年物色、然難乎其人、迨倭僂方張、賢豪萃集、監利姜公實誠蒞臨於此、縣長魏公、知其爲黨國先達、邑人慕其碩望博識、羣請主其事、百壽陳公滌凡、避地大羅、姜公魏公旣悉其學問、邑人夙耳其風裁、並禮聘而勤助之、二公固以相得益彰、而不棄吾人之誠懇、不薄吾邑之陋塞、乃幸皆慨允焉、於是設館於縣臨時參議會內、斯志之纂修、遂於民國三十四年五月重新而經始、維時、邑中遠近知其事者、皆以先覩爲快、以故觀成之期較促、而二公增勞矣、每拂曙而筆硯已陳、夜分而膏火未息、凡典籍稽考、檔卷紬繹、各鄉采輯員之采述、各機關團體之來稿、逮夫雁足片簡、薛碣殘文、達於館者、靡不寓於目、而山川道里、政教民風、物產豐嗇、民生苦樂、以及嘉言懿行、可實地諮詢者、則親就縣人士博采而詳徵、寡識如建民、亦時承下問焉、橐殺青、又集各鄉耆彥參加校閱、孜孜然惟恐有未週者、夫以二公之學問文章、出其餘緒足矣、乃於事之慎、居心之公也如是、吁、吾無間言矣、斯志也、凡數十萬言、裒然巨帙、不數月而蒇事、使吾邑後起之英俊、得瞻仰乎前修、則前賢之幸也、上達之君子、建樹於國家、而不忘鄉邑之政俗、則鄉邑之幸也、戎馬倥偬之際、徵魏公、不足以禮致二公、徵二公、斯志之付梓、不克及今而實現、然則斯志之成也、二公豈止結緣於去來今、因斯志之啓迪、冀光大於來者、蕞爾之三江、亦將不落後於人間世歟、自維不學、何敢贅詞、第以忝長議席、常駐會中、昕夕目覩二公之辛勞、而感

斯志之完成不易，胥爲吾人所不可忘者，不慚累篇幅，爰敘之如此云，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元月三江縣臨時參議會議長福安鄉樹聲韋建民謹序

三江縣志序

廣西省政府主席黃序

周以前尙矣、春秋時、三江爲百越地、戰國、則接壤黔中、秦屬桂林郡、漢置縣潭中、屬鬱林郡、三國時、屬吳鬱林郡、或曰桂林郡、南齊爲齊熙郡地、隨置融州屬焉、唐設嶺南西道分司融水縣、宋隸懷遠軍、元屬廣南西路、明洪武十三年、升爲懷遠縣、清仍其舊、屬柳州府、民國三年、易今名、以其爲牂牁、潯江、諸水所滙合也、其地、兼邱陵原隰、墳衍山澤、其物、備羽毛鱗介、嘉穀茂林、其俗、淳樸而重禮、其人、磊落而多英、在昔以僻在荒裔、舟車罕至、甘食美服、宛如世外桃源、漢罷珠崖、并棄百越之地、宋揮玉斧、更捐六詔之氓、德祐以還、臨安不守、江南士族、轉徙於斯、築路開山、迺疆迺理、門成鄒魯、文物漸臻、現時統一車書、無遠弗屆、窮髮之北、流沙以西、嶺海而南、舉凡旗裘毳幕之倫、懸度接飮之族、鑿齒雕題之胤、頭痛身熱之區、罔不騁詞記述、發揮張皇、矧我甸服邦畿、文教久被、商賈輻湊、黔桂咽喉、襟桂柳而帶融都、倚苗嶺而枕惹猛、天開圖畫、羣峯之翠黛常新、地遍桑麻、三冬之青黃未了、如無鴻文記載、何以彰治化而昭靈秀、昔雖有志、率爾椎輪、大輅已成、難詔來哲、余以政務鞅掌、少暇旬宣、喪亂既平、宜徵典籍、值姜陳諸耆宿纂成斯志、即待付梓、魏縣長任重携稿來府丐序、爰書數語、以弁其端、容縣黃旭初敬序、

序

廣西省財政廳長王序

環顧宇內諸民族、其文化萌孽最早、國運綿續最長、迄今正屹立於天壤間者、惟我堂堂華胄而已、神明史跡、早著簡篇、春秋肇編年之端、史記創紀傳之緒、自茲以往、史家世出、體制繁興、官書私著、日以增華、明清以還、復盛纂地方之志、夫以我民族歷程如此悠久、事跡如此繁雜、人口如此衆多、疆域如此遼廣、史乘所收、難於詳備、而地方之志、於一地域、政治、經濟、文化、社會、風俗諸端之沿革興替、無論記事記言、均足以補史乘之遺缺、且於先人文獻之保存、令譚善行之詔揭、與夫艱苦奮鬥之紀述、足爲後人楷範、進而激發愛鄉土愛國家愛民族之念、而使其振厲奮發、循守先業、而益推進之、是則地方之志、豈僅一地方之實錄而已哉、三江位本省北鄙、建縣於趙宋、迄今八百餘年矣、惜尙未有志、明末以來、屢經邑宰多人倡其事、而終成泡影、去冬、敵自三湘入侵本省、北部諸縣、相繼淪陷、惟三江巍然獨存、然敵亦兩度掠縣境、且屬內四方義胞雲集、國軍道出者踵相接、政府苦於勞來之招、人民疲於策畫之迎、於此艱難萬狀、烽烟瀰漫中、呂宰士紳、猶能致力於縣志之編纂、並禮聘本黨耆宿姜玉笙、陳學灋兩先生主其事、限期脫稿、使三百年來屢經述作而未完之功、得以畢事、良非易易、其亦有鑑於志書之足以振奮後人、激發民族精神愛國觀念之效歟、遜志今夏奉命率本省黨政軍督導團巡視桂北、蒞臨三江、聞志將付梓、欣忭無已、時值我軍捷訊頻傳、敵寇掃蕩有期、而斯志之成、非所以飾太平、彰盛世、蓋以浩劫以還、百孔千瘡、莫可名狀、志成問世、乃以激發三江十餘萬同胞愛鄉土愛國家愛民族之念、使其振厲蹈奮、羣策羣力、從事於地方新建設、他日河山壯麗、人阜物康、豈三江一邑之幸、抑亦大有裨於國家之富強、民族之綿延、可斷言者、因樂應地方父老之請、而爲之序、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臨桂王遜志序

三江縣志序

廣西省教育廳長黃序

縣之有志，猶國之有史也、其要，在紀疆域之變遷、敍人文之演進、使後之人、周覽圖輿、鉤稽掌故、恍然於盛衰之迹、得失之端、探其本源、資以爲治、不僅、徵文考獻已也、昔孔子之作春秋也、寓褒貶、別善惡、使善有所勸、惡有所戒、後之作者、無不奉爲圭臬、縣志與國史、體裁雖未盡相同、而其旨趣、則莫不一、蓋人之德性、功業、志行之美者、歷時既久、或湮沒、而無聞、誠能表而出之、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愧以懼、其裨益於教化、又豈淺鮮耶、三江建縣於宋、其間、存廢靡常、文獻無徵、自明末迄今、邑宰蘇朝陽、廖蔚文、林大宏、唐文佐、鄭配天諸君、雖先後有作、然日月居諸滄桑遷變、或散佚無存、或編纂未咸、卒無定本、去冬、魏縣長任重、當戎馬倥偬之時、聘避地南來之士、奮如椽之筆、成積腋之篇、舉凡山川、險要、物產、戶籍、與夫通材達識、忠孝節義之士、之嘉言懿行、罔不詳搜博採、悉著於編使、八百餘年之歷史、信而有徵、十四萬衆之文化、垂而不墜、可謂知治本者矣、昔蕭何善史、見圖籍而先收、君實多才、資通鑑以爲治、他日此志告成、人手一篇、官斯土者、咸瞭於歷史、疆界、文物、風尚、其治理措施、固獲收因地制宜之效、而生於斯、長於斯、聚族於斯者、習其掌故、讀其紀載、亦油然生敬恭桑梓之心、見賢思齊之志、則政成俗美、左券可操、憲政之推行、不難如水之就下矣、豈不懿歟、編纂既竣、魏君乞言於余、余職司敷敎、愧未有成、竊喜魏君之有造於茲邑、而又可資以爲政教之助也、故不辭、而爲之序、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季冬臨江黃樸心拜序於

政府教育廳

三江縣志序

廣西省民政廳長陳序

我國古有史官之設，典守文誥、圖籍、章程、故事，益史學淵源所自，按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謂若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是則方志固諸侯之國史也。洎郡縣代封建，舊史官守寢失，方志有作，僅成志地之書，此一蛻變也。夫佐政事，閔教育，非考前代之典，不能究遞嬗之迹，非綜當世之務，不能切人倫之用，允宜縱橫經緯，融合條貫，期得體要，而徵寔際，故明清以還，志例漸臻賅博，舉凡疆域、地理、建置、沿革、政教風俗、文化學術、物產賦稅、前事古蹟，審其有關文献，有裨政理，有資人生日用者，罔不搜訪采集，裁次纂述，此又一蛻變也。清乾嘉間，章學誠寔齋以卓犖之傑，具良史之才，其論述志事，出別識心裁，立爲義例之學，成一家之言，嘗曰：今天下大計，既始於州縣，則史事責成，亦當始於州縣之志，又曰：文夫生不爲史官，亦當執筆論列當世，以文章見用於時，纂修志乘，其一事也，繇是觀之，可知方志爲國史所取材，而纂修之任，固學人所當志業焉。監利姜玉笙、百壽陳學澧兩先生，著三江縣志既殺青，魏縣長任重抵書相告，視爲建邑八百年來之絕大收穫，而殷殷以序見囑，雖原書付剞劂中，未及遂先覩之快，顧著錄原旨，寔包舉繼往開來之宏願，且觀成於余承乏本省民政期間，終感不可無一言爲弁也。三江舊稱懷遠縣，建始於宋崇寧初，厥後存廢迭更，迄明洪武十三年復置，乃相沿定制，民國三年易今名，地處省北境，與湘黔邊壤略交錯，緣地理環境之影響，自昔文物聲華，視他大邑稍遙，天然資源甚豐，且民性純樸堅毅，將來開發，未始不可蔚爲康富之區，縣志舊凡四修，明萬歷二十年，知縣蘇陽朝撰懷遠志略，至清康熙三十四年，知縣廖蔚文取蘇志踵事增益，嘉慶七年，知縣林大宏復補前所未備，惟規制終狹，且俱散佚，民國二十二年唐文佐任雄署縣篆，聘邑紳龍澄波、覃阜吾輩纂志稿，事竣而未槩，蓋草創容有疏略，尙待考校潤色耳。客歲夏

初、省境強半在虜騎鐵蹄之下、三江以未淪胥故、乃能於漫天烽火中、成立修志館、由魏縣長兼
館長、姜陳兩先生並因避難僑寓其地、膺聘司纂事、用竟前功、余意斯志之行、他日可資國史取
材者甚多、而兩先生出緒餘、操牛刀小割、抑亦藉之論列當世、以文章見用於時、如章氏言歟、
民國三十五年一月賓陽輔之陳良佐序

三江縣志序

廣西省政府委員尹序

郡縣之志，源於國史，晉乘，楚檮杌，與魯之春秋，其濫觴也，李唐而後，代有作者，李吉甫郡縣志出，古蹟特詳，宋樂史寰宇記成，人物並載，自茲而降，踵事增華，惟識大識小，據事直書，體例謹嚴，約文見義，參以龍門之先例，與麟經之大法，古今一也，進觀其用，在旁搜博采，徵信攷疑，蒐輯舊聞，網羅放佚，右四維而崇八德，備掌故而寓懲勸，昭治鑑以俟採風，立懦廉
頑，養成優秀之民俗，與良好之風尚，其小焉者也，有官守者，卽其書而稽古驗今，考鏡當地得失之林，利弊之端，與因革之宜，針對下薦，救弊補偏，達成建縣省，建國家之任務，則爲用大矣，故非鎔經鑄史，明體達用，蓄道德而能文章之作者，未易操觚，先民有言曰，作史三長，才學識缺一不可，意以此歟，本區十九縣，一設治局，輪蹄所經，必索觀邑乘，首衝如柳江縣，志亦失修，他無論矣，三江僻在邊隅，毗鄰黔楚，其志爲明萬歷間知縣蘇朝陽所著，清康熙知縣廖蔚文，嘉慶知縣林大宏，先後重修，民國二十五年，縣長唐文佐，復聘邑紳覃卓吾增修，脫稿尙未付梓，然惜簡而未備，民國卅四年五月，縣修志館成立，縣長魏任重君，於敵人壓境，我軍與義民雲集，戎馬倥偬之際，不忘督纂工作，可謂勤矣，更得吾黨前輩監利姜實誠，百壽陳滌凡兩先生秉筆，匠心共運，於飛機大砲聲裏觀成，寄示原稿，體用兼備，披覽之餘，覺當年督察所經，風土人情，一一活現紙上，幾嘆觀止，其足以信今而行後，夫復何疑，謹弁數言，卷於首而歸之，畀付梓焉，且報魏君之請，不敢以不文辭也，平樂正常，尹承綱謹序

中華民國卅五年七月

三江縣志序

廣西第二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莫序

縣之有志，猶國之有史也，然史之紀載，不過朝代之遞遷，與夫人事之盛衰而已，不若志之紀載，包涵其地理、社會、風俗，以及人物、文化，於其中，此則志之意義而勝於史之意義，理實明甚，建國大綱，規定以縣爲地方自治單位，總理遺訓，以地方自治者，國家之基礎也，基礎不堅，則國本不固，昭示於吾人，是則縣之重要，夫曷待言，然縣之重要，既如此，而富有意義之縣志，胡可忽而置之耶，三江主政者，魏君任重，及地方人士，深明於縣志之重要，雖在寇禍嚴重時期，政局杌隉當中，猶將縣志修輯，從事弗替，以底於完成，是不惟其毅力之可嘉，而縣志之完成，尤可貴也，縣志將付梓，索序於余，爰擷其重要可與貴之梗概，述之如前，尙冀主政者，暨地方人士，將縣志之效能，發揚而光大之，無論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諸大端，釐定方針，根據而實施之，則庶幾不致隔靴搔癢，而貽茫然之識，郅治之隆，亦可徵驗而弗謬焉，是爲序，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南丹莫樹杰序

三江縣志序

廣西第八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陳序

方志，古未嘗以史乘視之，其用在紀職方、備輶采，多偏重於志地，自元和縣志記古蹟，太平寰宇記載人物，其體例一變，而州縣志書，亦自此濫觴焉，宋代諸作，漸及兵營貢賦，鄉國往事，遂並著於簡篇，秩官政績，亦幾布在方策矣，元明以後，踵事增華，其間掞英摛藻，辨體誇詞，或徒裨於操觚，或駁博於掌故，滁州志除山川物產而外，悉用編年史體，則於義有乖，安邱志於典禮雅樂之錄，泛及國家通制，則載溢其量，故體用之變，胥有宜加斟酌者，明代縣志，如朝邑武功，世稱善本，及今而論，亦將不足厭時代之要求，故能得其體而達其用，則爲近代纂修縣志之所難，而又宜三致意焉者也，三江縣志所分部門，係參照本省修志綱目，大事記一門，則遵內政部頒辦法，黨務一門，亦遵省府通令，斯志之體列，毋待贅言矣，而敍述賅核，件繫條分，於山川、脉絡井然，不遜列於錄，於官師、褒抑並著，不讓於武功、紀大事，則史筆猶存，述經濟，則食貨略備，凡政治沿革、風俗推移，已成之往績，未啓蘊之藏，以及道里廣輪之數，山澤虞衡之利，皆屬詳而可徵，其書之方式，則正文之外，以賸諸錄，間防范致能吳郡志例，擇要夾註，引拾雖繁，朗若列眉，是又博而有要，其更可尚者，則文直而不務刻深，簡古而間以平易，偶有筆力不同之處，則采稿非出一手之故，至於論列，皆切中邑情，蓋以牖廸爲旨，而深達縣志之用，以故意匠經營，不必磨礪極微，而能不遺其大，尤見秉筆者之心苦焉，秉筆者誰，監利姜實誠，百壽陳滌凡，兩先生也，以吾黨之耆彥，膺斯邑之禮聘，縮其宏博，抒寫一邑，宜乎若松子一粒，而鱗榦虬枝，胚形已畢具焉，斯志也，爲輿記，爲史簡，殆又可爲一方之政鑑歟，當寇深時，余負第八區行政保安之責，輒往來鄰區，有所商討，遂數至此邦，斯志經始，邑侯魏任重，臨時參議會議長韋建民，暨邦人士，即以序相屬，愧未能也，然以三江地位，關係抗戰之重

要、又逆知秉筆者之於斯志、將有造淳三江、觀成之切不減於邦人、今不數月而竟觀成焉、志稿傳來、卽撥冗而讀之、曰、三江縣自此有志矣、益以邑侯邦人之續請、不敢再以不文辭、故拉雜書其蠡測、聊以當序云、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全縣丙南陳恩元